

春天的一场算术竞赛

冯渊



花枝俏 周文静 摄

大河門市部附近是同庆大队,我的表兄是同庆小学的民办教师。

1978年正月里,他到父亲单位玩,看我写作业,他耐心编了一道题考我:我今年28岁,你今年7岁,请问我的年龄是你的多少倍?

他当年26岁,我9岁,写真实年龄,这道题就不好做。数学题也可以像写作文一样,不用讲真话。

表哥很懂我心思,春节里拜客,他如果出一道难题,我做不出来很丢脸,他照顾了我的面子。我很快回答,四倍。他说,这脑子反应真快啊。随即又问,几年以后,我的年龄是你的两倍?

这下可把我给难住了。他用了十分钟时间,在纸上画线段,告诉我这道题的解法,我听懂了,脑子里在想,本来有四倍之差,过了14年,居然变成了两倍之差,这是怎么回事?

我开始对数字发生兴趣。问他:会不会有一年表哥的年龄是我的一倍?

你说呢?

一倍就是一样大,我再怎么长,也不会长到跟表哥一样大。倍数肯定比2小,靠着1的方向,越来越小,但总是比1大。

这何不孬。表叔,要么这样,春季开学后,你让他到我的学校去吧。我带着他。

表哥一直给我补习,很快将四年级的内容学完了,开始讲五年级算术。

1978年春季开学,我和姐姐都到同庆小学读书。我读四年级延长学期,姐姐五年级。

三月,望江县赛口公社组织社内十几所小学的四年级和五年级学生参加算术竞赛,我和姐姐都参加了。头年冬天,村子里有三个高中生去县里参加考试,他们都二十多岁了,还考试。姐姐说,我都快毕业了,第一次听说全公社还有算术竞赛。

这次竞赛的试题后来我抄在作业本上,作业本随我辗转多地,一直没有扔掉。写这篇文章时,我从旧书堆里翻找,居然找到了。作业本上细小又潦草的字迹,让我不敢辨认。这是我九岁时写的字。有些写得很工整很认真,但很丑。那时流行第二批简化字,可是老师发的“周记本”又印成“週记本”。

字就不说了,这里的两份竞赛试题颇有意思。

五年级算术竞赛题,我已会做。

解放前,贫农王大爷被迫交租1200斤稻谷,狗地主用风车吹后只剩下70%,又用斗量,多量去了剩下稻谷的三成,最后,狗地主只算王大爷交了多少斤租子?

狗地主在风车和斗上做手脚,硬

生生让王大爷的租子腰斩,王大爷全家的生活要陷入困境了。

割回来的稻子晒干了要扬场。祖父扬场,总在有风的黄昏,木锨铲起稻谷,看准风向,用力抛向空中,一木锨稻谷撒进风的轨道,顺着风向铺开,饱

满的谷粒划着弧线坠落,稻叶、尘土和瘪谷,纷纷扬扬,飞走了。趁祖父不注意,我拿起木锨,可是抛出去的稻谷直线坠落地面,土块砸到自己脑袋上。

晚霞漫天,几十只红色的蜻蜓在风中飞舞。算了,我不扬场了,我跟着蜻蜓跑,觉得自己也要飞起来了。

老天不起风,人们就手摇风车来吹。我去摇风车,只能吹走稻叶。祖父说,这不行,要用力。我拼命摇,风车呼隆隆响起来,稻子和秕谷一起飞起来。祖父说,这也不行,你要累坏,稻谷被你摇走了。全瘪的稻子要摇走,半瘪的要留下来,做事得有分寸。

还有半瘪的稻子?

稻子灌浆时遇到天热、天旱,或者不停落雨,就长不好,米粒没长开。稻壳里有半粒米?

不壮实,碾米时,是碎米。碎米也能做粳吃。稻子是一粒都不能丢掉的,一粒稻子八滴汗。

我知道了,狗地主用风车一下子吹跑三成粮食,那三成多半能碾出碎米。这些吹走的稻谷,王大爷能拿走吗?题目没说。我猜地主摇动风车的力量,可以和六匹马力的柴油机比。狗地主真有力,这么有力却不去干农活,真是浪费。

四年级算术竞赛试题,我更喜欢。

红小兵送肥到农村,12辆大车3次运肥10000斤,10辆小车2次运肥4400斤,大小车平均每车每次运肥多少斤?

我入队时叫红小兵,发了红箍,还发了菱形的红色胸章;这年秋天,红小兵不叫红小兵了,叫少先队员。

我跟大人运过肥料,我家没有板车,更没有牛车,用粪桶挑,用畚箕挑。正月里,家里将拆猪圈的土砖挑到田里,砸碎了做肥料。我一边畚箕放一块大土砖,将竹扁担搁在肩头,能站直身子,但肩头硌得太疼了。不能做逃兵,我就将一块砖头破开,一边畚箕半块。比我大五岁的表兄一边畚箕放三块,一担六块,是我的六倍。他挑起来,一阵风就跑到田里去了。人的肩膀再皮实也比不得车,车一次拉得多,还是有车好;最好是柴油机车,不要用牛。牛累了,头就变小,眼睛特别大,泪汪汪的,没有一丝声音,默默看着人。生产队的牛都集

中养在牛棚里,我偷偷给牛喂过饭。米饭,人都不够吃,更多的时候牛只能吃草,头三季还好,是青草,冬天,它吃干稻草。听说北方的黄牛有豆饼吃,比起来,南方的牛真苦。

牛粪是青草变的,不臭,塘泥里沤烂的草肥,出奇的臭。祖父说,越臭越肥。

大赛每车每次运肥278斤,小车220斤,拉的要牛粪,差50多斤是看不出来的,怎么区分大小车?班上怎么分组,几个人拉一辆车?谁拉车,谁推车?

要是学校真的组织送肥,我想跟坐在我后面的杏芝同学一辆车,她的眼睛像一朵黑色的花,我一看她,她就瞪我。她的眉毛像一根长辣椒,那种辣椒放一只,一锅都辣了。不知她愿不愿意跟我拉一辆车。

有些题目数字不太对。

赛口公社与华阳公社相距210里,甲乙两车同时从两地相对开出,2小时后相遇,已知甲车每小时速度为55里,求乙车的速度。

赛口到华阳是砂石路,父亲骑自行车带我走过,去一趟也就一上午光景,甲乙两车相向出发,花了两个小时才相遇,甲车、乙车不是汽车,是牛车?路上发生什么事了?

我做过车子在路上出事的题目:一列火车正以每小时a公里的速度行驶,计划b小时抵达某地。行驶1小时后经过一片森林,发现火情,司机马上停车,乘客下车扑灭大火,耽误了一小时。请问司机要将速度提高到原来时速的多少倍,才能保证准时抵达目的地?

我没坐过火车,也没见过森林。森林救火是什么样子?赛口到华阳一路上只有稻田、玉米地、青草滩,有一段江堤,堤上有吃草的白羊、水牛,黑八哥站在水牛背上。这段路怎么也没有210里呀。

还有一些数字让我纠结。

王志学同学元月份写生字1240个,二月份比元月份多写60个,三月份比二月份又多写30个。王志学同学三月份写生字多少个?他平均每月写生字多少个?

王志学?我同桌叫黄志学,个子很矮,满额抬头纹,脾气很好。一看题目我就笑了,很快算出他三月份写

了1330个生字。平均一天写多少呢?一月、三月是31天,1978年不是闰年,2月是28天,拿写的总字数除以三个月的总天数,每天写生字43个。

但题目没说是哪一年,如果是1976年呢,那可是四年一次的闰年,那个二月有29天。唉,看错了,问的是每月,不是每天,白白想了许多。

五年级竞赛卷上才会出现要求计算每天平均数的试题。

某农机厂今年二月份生产农业机械784件,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工人们鼓足革命干劲,三月份比二月份多生产了208件。问:三月份比二月份平均每天多生产几件?

赛口公社有一个农机厂,在县里农机厂里排第三,大家都叫它三厂。我从三厂门前走过多次,有个丁铁匠在厂门口打菜刀。听说三厂是生产犁和铁锅的,铁锅不是机械,犁耙不算农业机械?农业机械应该是拖拉机吧,手扶拖拉机。

祖父犁田,我跟在后面看。牛蹄子陷在深深的污泥里,好不容易拔出来,下一步又要踩进去。祖父跟在牛后面,双脚也在泥水里。拔起来,陷进去。人要吃上一碗白米饭,太不容易。播种、育秧、拔秧、犁田、耙田、插秧、拔草、撒肥、除虫、灌水、割稻、晒稻、扬场、碾米……能不能出一道题,一碗米饭,人们到底出了多少力,流了多少汗?祖父说,一粒稻子八滴汗,应该可以算出来的。

村子里有一架手扶拖拉机,只有拖拉机手能坐在扶手后面高高的座椅上,他两手握住拖拉机扶手,双脚离开泥水,坐着耕田犁地,又干净,又威风。

三厂哪怕能做手扶拖拉机座椅都好。784件,摆在地上得是一大片,铮亮的,装上去,许许多多手扶拖拉机,就要在小堰、坝头山、湖荒、生汊上“突突突”响起来,让水牛和祖父歇一歇,让村子里的劳力都歇一歇,那有多好呀。别说“第三战役”,有了手扶拖拉机,多少战役都值得。

语文老师要我们背过,“第三战役”从1977年8月持续到1978年9月,1977、1978两年都不是闰年,下一个闰年要到1980年呢,上学路上经过的那些房屋,灰旧墙壁上用鲜红的颜料刷着这样的标语:1980年初步实现农业机械化。1980年,你快点到来吧。

这次比赛,我得了三等奖。姐姐是一等奖,得了一个塑料封皮的笔记本,中间彩页画着我从未见过的房子、湖水,还有我不认识的树和花;另外,奖励她一本《趣味数学》。我没有笔记本,只有一本书,书名叫《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想用我的书换姐姐的书,她不换,为此一个星期我没和她讲话。

这年冬天,父亲特别喜欢看报纸。报纸上每天都有新鲜的消息。在我十岁生日那天,一位伟大的领导人发表了重要讲话。父亲边听收音机,边在宿舍里踱步,对我说,从今往后,你要好好读书。

不久,他托单位里的上海知青陆叔叔给我们姐弟买了《数理化自学丛书》《科学家谈21世纪》,还给我们订了《安徽儿童》《少年文艺》,花了他大半个月工资。

《科学家谈21世纪》的封面是一台履带式拖拉机在耕地,驾驶舱上方有翼状天线,比我见过的手扶拖拉机高档多了。

